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夔華



欽定四庫全書蒼苔要卷一萬九千六百二十四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五

明 張溥 輯

嵇康集

賦

琴賦 有序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為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  
有厭而此不勸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

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  
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  
世才士並為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幹  
則以危苦為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美其感化則  
以垂涕為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  
不解聲音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眾器之中琴  
德最優故綴敘所懷以為之賦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

辰極而高驤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  
以獨茂兮飛英蕤於昊蒼夕納景於虞淵兮且晞幹於  
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時而永康且其山川形勢  
則盤紆隱深確嵬岑岵玄嶺巉巖岵嶮嶮嶮嶮嶮嶮嶮  
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起偃蹇雲覆邈隆崇以極壯岨  
巍巍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淵而吐溜爾乃顛波  
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觝隈鬱怒彪休洶湧騰薄奮沫揚  
濤滌汨澎湃蟹螯相糾放肆大川濟乎中州安迴徐邁

寂爾長浮澹乎洋洋縈抱山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  
奧宇之所寶殖珍怪琅玕瑤瑾翕葩叢集累積負衍於  
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殖其西涓子宅其陽玉醴  
涌其前玄雲陰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  
其間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閒夫所以經營其左  
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於是遯世之士  
榮期綺季之疇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嶒  
以游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凌飛邪睨崑崙俯闕海湄

指蒼梧之迢遞臨迴江之威夷寤時俗之多累仰箕山  
之餘輝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  
接軒轅之遺音慕老童於騁隅欽泰容之高吟顧茲桐  
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斲孫枝準量所任至人攄思  
制為雅琴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夔襄薦法班倕騁  
神鏤會裒朗密調均華繪彫琢布藻垂文錯以犀象  
藉以翠綠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爰有龍鳳之  
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爍發采揚明

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粲亮何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蹀躞磔硤美聲將興固以和昶而足耽矣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紛淋浪以流離與淫衍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沛騰還而競趣翕曄曄而繁縟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峩峩怫悞煩冤紆餘婆娑陵縱播逸霍濩紛葩檢容授節應變合度競名擅業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



顯媚以送終飄餘響於泰素若乃高軒飛觀廣廈間房  
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於是器冷絃  
調心閒手敏觸挽如志惟意所擬初涉淶水中奏清徵  
雅祖唐堯終詠微子寬明弘潤優游躊躇拊絃安歌新  
聲代起歌曰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為好仇餐沆  
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  
命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於是曲引  
向闌衆音將歇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飛

纖指以馳驚紛澀喜以流漫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  
桓毓養從容祕翫闢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厲布濩  
半散豐融披離斐韡奩爛英聲發越采采粲粲或間聲  
錯糅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馳翼驅初若將車後卒同  
趣或曲而不屈或直而不倨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  
不殊或劫掎以慷慨或怨嬗而躊躇忽飄颻以輕邁乍  
留聯而扶疎或參譚繁促複疊攢仄從橫駱驛奔遁相  
逼拊嗟累讚間不容息瓌豔奇偉殫不可識若乃閒舒

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袒業行陸離穆溫柔以怡懌婉  
順敘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隙趣危嚶若離鷗鳴清池  
翼若游鴻翔曾崖紛文斐尾絺縻離纒微風餘音靡靡  
猗猗或樓挽擿捋縹繚澈冽輕行浮彈明嫿睖惠疾而  
不速留而不滯翩緜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  
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既豐贍以  
多姿又善始而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  
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

重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  
百卉之榮滋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  
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荆發西秦紹  
陵陽度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  
比操豈笙籥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  
武太山飛龍鹿鳴鷓鴣雞游絃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楚  
窈窕懲躁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  
鶴猶有一切承閒筵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夫曠遠者

不能與之嬉游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間止非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吝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故音庠絃長故徽鳴性潔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慙慙慘悽愀愴傷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欽愉歡釋抃舞踊溢留連瀾漫喞喞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愉淑穆玄真恬虛樂古棄事遺身是以伯夷以

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  
辯給萬石以之訥慎其餘觸類而長所致非一同歸殊  
塗或文或質總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  
物蓋亦弘矣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狄  
牙喪味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鸞鶩於  
庭階游女飄然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况歧行之衆類  
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  
之所貴亂曰悃悃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

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孰  
能珍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

懷香賦序

余以太族之月登于歷山之陽仰眺崇岡俯察幽坂及  
覩懷香生蒙楚之間曾見斯草植于廣廈之庭或被帝  
王之囿怪其遐棄遂遷而樹于中堂華麗則殊采婀娜  
芳實則可以藏之書又感其棄本高崖委身階庭似傳  
說顯殷四叟歸漢故因事義賦之

書

與山巨源絕交書

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  
熟悉于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  
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  
旁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  
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  
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為足下陳其可



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  
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  
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  
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  
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  
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  
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  
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

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  
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  
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  
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  
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懶  
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  
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脛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  
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

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  
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  
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  
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  
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  
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  
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  
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

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  
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  
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  
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蟲爬搔無已而當裏以章  
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  
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  
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  
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

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  
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  
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  
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  
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  
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  
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  
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

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  
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  
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  
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  
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始終真相知者  
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為輪曲者不可以為桶蓋不欲  
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  
惟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

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寬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病顧此恨恨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離濶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

騶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  
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  
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  
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  
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  
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權益  
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  
快災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



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別  
嵇康白

與呂長悌絕交書

康白昔與足下年時相比以故數面相親足下篤意遂  
成大好由是許足下以至交雖出處殊途而歡愛不衰  
也及中間少知阿都志力開悟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  
而阿都去年向我有言誠忿足下意欲發舉吾深抑之  
亦自恃每謂足下不足迫之故從吾言間令足下因其

順親蓋惜足下門戶欲令彼此無恙也又足下許吾終  
不繫都以子父六人為誓吾乃慨然感足下重言慰解  
都都遂釋然不復興意足下陰自阻疑密表繫都先首  
服誣都此為都故信吾又無言何意足下苞藏禍心邪  
都之舍忍足下實由吾言今都獲罪吾為負之吾之負  
都由足下之負吾也悵然失圖復何言哉若此無心復  
與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絕交不出醜言從此別矣臨別  
恨恨嵇康白

設難

卜疑集

有宏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濶方而不制廉而不  
割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達常以爲忠  
信篤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遊八蠻浮滄海踐河  
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爲患是以機心不存泊然純素  
從容縱肆遺忘好惡以天道為一指不識品物之細故  
也然而大道既隱智巧滋繁世俗膠加人情萬端利之

所在若鳥之追鸞富為積蠹貴為聚怨動者多累靜者  
鮮患爾乃思丘中之隱士樂川上之執竿也於是遠念  
長想超然自失郢人既沒誰為吾質聖人吾不得見冀  
聞之於數術乃適太史貞父之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  
願子卜之貞父乃危坐操著拂几陳龜曰君何以命之  
先生曰吾寧發憤陳誠讜言帝庭不屈王公乎將卑懦  
委隨承旨倚靡為面從乎寧愷悌弘覆施而不德乎將  
進趣世利苟容偷合乎寧隱居行義推至誠乎將崇飾

矯誣養虛名乎寧斥逐凶佞守正不傾明否臧乎將傲  
睨滑稽挾智任術為智囊乎寧與王喬赤松為侶乎將  
進伊摯而友尚父乎寧隱鱗藏彩若淵中之龍乎將舒  
翼揚聲若雲間之鴻乎寧外化其形內隱其情屈身隨  
時陸沈無名雖在人間實處冥冥乎將激昂為清銳思  
為精行與世異心與俗并所在必聞恒營營乎寧寥落  
閒放無所矜尚彼我為一不爭不讓遊心皓素忽然坐  
忘追羲農而不及行中路而惆悵乎將慷慨以為壯感

槩以為亮上千萬乘下凌將相尊嚴其容高自矯抗常  
如失職懷恨怏怏乎寧聚貨千億擊鐘鼎食枕藉芬芳  
婉變美色乎將苦身竭力翦除荆棘山居谷飲倚巖而  
息乎寧如伯奮仲堪二八為耦排擯共鯨令失所乎將  
如箕山之夫潁水之父輕賤唐虞而笑大禹乎寧如泰  
伯之隱德潛讓而不揚乎將如季札之顯節義慕為子  
臧乎寧如老聃之清靜微妙守玄抱一乎將如莊周之  
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乎寧如夷吾之不羸束縛而終

成霸功乎將如魯連之輕世肆志高談從容乎寧如市  
南子之神勇內固山淵其志乎將如毛公蘭生之龍驤  
虎步慕為壯士乎此誰得誰失何凶何吉時移俗易好  
貴慕名臧文不讓位於柳季公孫不歸美於董生賈誼  
一當於明主絳灌作色而揚聲况今千龍並馳萬驥徂  
征紛紜交競逝若流星敢不惟思謀於老成哉太史貞  
父曰吾聞至人不相達人不下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見  
素表璞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為利仕不謀祿鑒乎

古今滌情蕩欲夫如是呂梁可以遊湯谷可以浴方將  
觀大鵬於南溟又何憂於人間之委曲

論

釋私論

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  
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  
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  
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



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爲  
衷以通物爲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何  
者匿情矜宏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  
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爲貴者是賢於  
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是故  
伊尹不借賢於殷湯故世濟而名顯周旦不顧賢而隱  
行故假攝而化隆夷吾不匿情於齊桓故國霸而主尊  
其用心豈爲身而繫乎私哉故管子曰君子行道忘其

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  
仁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  
後爲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  
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故論公私者雖云一作  
終於事與是俱而已志道存善闕無凶邪無所懷而不  
匿者不可謂無私雖欲之伐善情之違道無所抱而不  
顯者不可謂不公今執必公之理以繩必公之情使夫  
雖爲善者不離於有私雖欲之伐善不陷於不公重其

名而貴其心則是非之情不得不顯矣是非必顯有善者無匿情之不是有非者不加不公之大非無不是則善莫不得無大非則莫過其非乃所以救其非也非徒盡善亦所以厲不善也夫善以盡善非以救非而况乎以是非之至者故善之與不善物之至者也若處二物之間所往者必以公成而私敗同用一器而有成有敗夫公私者成敗之塗而吉凶之門乎故物至而不移者寡不至而在用者衆若質乎中人之性運乎在用之質

而栖心古烈擬足公塗值心而言則言無不是觸情而行則事無不吉於是乎同之所措者乃非所措也俗之所私者乃非所私也言不計乎得失而遇善行不準乎是非而遇吉豈公成私敗之數乎夫如是也又何措之有哉故里鳧顯盜晉文愷悌勃鞞號罪忠立身存繆賢吐讒言納名稱漸離告誠一堂流涕然數子皆以投命之禍臨不測之機表露心讎獨以安全况乎君子無彼人之罪而有其善乎措善之情其所病也唯病病是以

不病病而能療亦賢於療矣然事亦有似非而非非類  
是而非是者不可不察也故變通之機或有矜以至讓  
貪以至廉愚以成智忍以濟仁然矜吝之時不可謂無  
廉情情一作猜忍之形不可謂無仁此似非而非非者也或  
讒言似信不可謂有誠激盜似忠不可謂無私此類是  
而非是也故乃論其用心定其所趣執其辭而準其禮  
察其情以尋其變肆乎所始明其所終則夫行私之情  
不得因乎似非而容其非淑亮之心不得蹈乎似是而

負其是故實是以暫非而後顯實非以暫是而後明公  
私交顯則行私者無所冀而淑亮者無所負矣行私者  
無所冀則思改其非立功者無所忌則行之無疑此大  
治之道也故主妾覆醴以罪受戮王陵庭爭而陳平順  
旨於是觀之非是非非者乎明君子之篤行顯公私之  
所在闔堂盈階莫不寓目而曰善人也然背顏退議而  
含私者不復同耳抱闕而匿情不改者誠神以喪於所  
惑而體以溺於常名心以制於所懼而情有繫於所欲

咸自以為有是而莫賢乎己未有功期之慘駭心之禍  
遂莫能收情以自反棄名以任實乃心有是焉匿之以  
私志有善焉措之為惡不措所措而措所不措不求所  
以不措之理而求所以為措之道故時為措而闇於措  
是以不措為拙措為工惟懼隱之不微惟患匿之不密  
故有矜忤之容以觀常人矯飾之言以要俗譽謂永年  
良規莫盛於茲終日馳思莫闕其外故能成其私之體  
而喪其自然之質也於是隱匿之情必存乎心偽怠之

機必形乎事若是則是非之議既明賞罰之實又篤不知冒廢之可以無景而患景之不匿不知無情之可以無患而患情之不巧豈不哀哉是以申侯苟順取棄楚秦宰嚭耽私卒享其禍由是言之未有抱隱懷姦而身立清世匿非藏情而信著明君者也君子既有其質又覩其鑒貴夫亮達布而存之惡夫矜吝棄而遠之所措一非而內愧乎神賤隱一闕而外慙其形言無苟諱而行無苟隱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所



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而是非允當忠感明於天子  
而信篤乎萬民寄曾懷於八方垂坦蕩以永日斯非賢  
人君子高行之美異者乎或問曰第五倫有私乎哉曰  
昔吾兄子有疾吾一夕十往省而反寐自安吾子有疾  
終朝不往視而通夜不得眠若是可謂私乎非私也答  
曰是非也非私也夫私以不言為名公以盡言為稱善  
以無名為體非以有措為負今第五倫顯情是非無私  
也矜往不眠是有非也無私而有非者無措之志也夫

言無措者不齊於必盡也言多吝者不具於不言而已  
故多吝有非無措有是然無措之所以有是以志無所  
尚心無所欲達乎大道之情動以自然則無道以至非  
也抱一而無措則無私無非兼有二義乃爲絕美耳若  
非而能言者是賢於不言之私非無情以非之大者也  
今第五倫有非而能顯不可謂不公也所顯是非不可  
謂有措也有非而謂私不可謂不惑公私之理也

養生論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

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鬚醇醴發顏僅乃  
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  
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  
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爲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  
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  
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  
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  
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

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  
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  
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  
謂之良田此天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  
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  
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  
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  
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

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  
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  
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  
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  
不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  
其府藏醴醪煮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  
思慮消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  
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

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而爲受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理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

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  
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  
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  
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而  
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  
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  
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  
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



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強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系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

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忘  
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  
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答難養生論

答曰所以貴智而尚動者以其能益生而厚身也然欲  
動則悔吝生智行則前識立前識立則志開而物遂悔  
吝生則患積而身危二者不藏之於內而接於外祇足  
以災身非所以厚生也夫嗜欲雖出於人而非道之正

猶木之有蝎雖木之所生而非木之宜也故蝎盛則木  
朽欲勝則身枯然則欲與生不並立名與身不俱存略  
可知矣而世未之悟以順欲爲得生雖有後生之情而  
不識生生之理故動之死地也是以古之人知酒肉爲  
甘鳩棄之如遺識名位爲香餌逝而不顧使動足資生  
不濫於物知正其身不營於外背其所害向其所利此  
所以用智遂生之道也故智之爲美美其益生而不羨  
生之爲貴貴其樂和而不交豈可疾智而輕身勤欲而

賤生哉且聖人寶位以富貴為崇高者蓋謂人君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民不可無主而存主不能無尊而立故為天下而尊君位不為一人而重富貴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者蓋為季世惡貧賤而好富貴也未能外榮華而安貧賤且抑使由其道而不爭不可令其力爭故許其心競中庸不可得故與其狂狷此俗談耳不言至人常貪富貴也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為心在宥羣生由身以道與天下同於自得穆然以無事為

業坦爾以天下為公雖居君位饗萬國恬若素士接賓  
客也雖建龍旂服華袞忽若布衣之在身故君臣相忘  
於上蒸民家足於下豈勸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  
以富貴為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且子文三顯色不加  
悅柳惠三黜容不加戚何者令尹之尊不若德義之貴  
三黜之賤不傷沖粹之美二子嘗得富貴於其身終不  
以人爵嬰心故視榮辱如一由此言之豈云欲富貴之  
情哉請問錦衣繡裳不陳於閭室者何必顧眾而動以

毀譽為歡戚也夫然則欲之患其得得之患其失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在上何得不驕持滿何得不溢求之何得不苟得之何得不失耶且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豈在於多欲以貴得哉奉法循理不結世網以無罪自尊以不仕為逸遊心乎道義偃息乎卑室恬愉無選而神氣條達豈須榮華然後乃貴哉耕而為食蠶而為衣衣食周身則餘天下之財猶渴者飲河快然以足不羨洪流豈待積斂然後乃富哉君子之用心若

此蓋將以名位為贅瘤資財為塵垢也安用富貴乎故世之難得者非財也非榮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雖耦耕畝被褐啜菽豈不自得不足者雖養以天下委以萬物猶未愜然則足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不足不以榮華肆志不以隱約趨俗混乎與萬物並行不可寵辱此真有富貴也故遺貴欲貴者賤及之故忘富欲富者貧得之理之然也今居榮華而憂雖與榮華偕老亦所

以終身長愁耳故老子曰樂莫大於無憂富莫大於知足此之謂也難曰感而思室飢而求食自然之理也誠哉是言今不使不室不食但欲令室食得理耳夫不慮而欲性之動也識而後感智之用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無餘智用者從感而求勸而不已故世之所患禍之所由常在於智用不在於性動今使瞽者遇室則西施與嫫母同情瞶者忘味則糟糠與精粃等甘豈識賢愚好醜以愛憎亂心哉君子識智以無恒傷生欲以逐



物害性故智用則收之以恬性動則糾之以和使智上於恬性足於和然後神以默醇體以和成去累除害與彼更生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也縱令滋味常染於口聲色已開於心則可以至理遣之多筭勝之何以言之也夫欲官不識君位思室不擬親戚何者知其所不得則不當生心也故嗜酒者自抑於鴆醴貪食者忍饑於漏脯知吉凶之理故背之不感棄之不疑也豈恨向不得酣飲與大嚼哉且逆旅之妾惡者以自惡爲貴

美者以自美得賤美惡之形在目而貴賤不同是非之情先著故美惡不能移也苟云理足於內乘一以御外何物之能默哉由此言之性氣自和則無所困於防閑情志自平則無鬱而不通世之多累由見之不明耳又常人之情遠雖大莫不忽之近雖小莫不存之夫何故哉誠以交賒相奪識見異情也三年喪不內御禮之禁也莫有犯者酒色乃身之讐也莫能棄之由此言之禮禁雖小不犯身讐雖大不棄然使左手據天下之圖右

手旋害其身雖愚夫不爲明天下之輕於其身酒色之  
輕於天下又可知矣而世人以身殉之斃而不悔此以  
所重而要所輕豈非肯賒而趣交耶智者則不然矣審  
輕重然後動量得失以居身交賒之理同故備遠如近  
慎微如著獨行衆妙之門終始無虞此與夫耽欲而快  
意者何殊間哉難曰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孔  
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於導養乎案論堯孔雖稟  
命有限故導養以盡其壽此則窮理之致不爲不養生

得百年也且仲尼窮理盡性以至七十田父以六弊蠢  
愚有百二十者若以仲尼之至妙資田父之至拙則千  
歲之論奚所怪哉且凡聖人有損己爲世表行顯功使  
天下慕之三徙成都者或非食勤躬經營四方心勞形  
困趣步失節或奇謀潛稱爰及干戈威武殺伐功利爭  
奮或修身以明汙顯智以驚愚藉名高於一世取準的  
於天下又勤誨善誘聚徒三千口勸談義身疲磬折形  
若救孺子視若營四海神馳於利害之端心驚於榮辱

之塗俛仰之間已再撫宇宙之外者若比之於內視反聽愛氣嗇精明白四達而無執無爲遺世坐忘以寶性全真吾所不能同也今不言松柏不殊於榆柳也然則中年枯隕樹之重崖則榮茂日新此亦毓形之一觀也竇公無所服御而致百八十豈非鼓琴和其心哉此亦養神之一徵也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日餘以不得踰時之命而將養有過倍之隆溫肥者早終涼瘦者遲竭斷可識矣園馬養而不乘用皆六十歲體疲者速彫形

全者難斃又可知矣富貴多殘伐之者衆也野人多壽傷之者寡也亦可見矣今能使目與瞽者同功口與聵者等味遠害生之具御益生之物則始可與言養性命矣難曰神農唱粒食之始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息今不言五穀非神農所唱也既言上藥又唱五穀者以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天闕也並而存之惟賢志其大不肖者志其小耳此同出一人至當歸止痛用之不已耒耜墾辟從之

不輟何養命蔑而不議此殆玩所先習怪於所未知且  
平原則有棗栗之屬池沼則有菱芡之類雖非上藥猶  
闕於黍稷之篤恭也豈云視息之具唯立五穀哉又曰  
黍稷惟馨實降神祇蘋蘩藇藻非豐肴之匹潢汙行潦  
非重酎之對薦之宗廟感靈降祉是知神饗德之與信  
不以所養為生猶九土述職各貢方物以效誠耳又曰  
肴糧入體益不踰旬以明宜生之驗此所以困其體也  
今不言肴糧無充體之益但謂延生非上藥之偶耳請

借以爲難夫所知麥之善於菽稻之勝於稷由有效而  
識之假無稻稷之域必以菽麥爲珍養謂不可尚矣然  
則世人不知上藥良於稻稷猶守菽麥之賢於蓬蒿而  
必天下之無稻稷也若能仗藥以自永則稻稷之賤居  
然可知君子知其若此故準性理之所宜資妙物以養  
身植玄根於初九吸朝霞以濟神今若以肴酒爲壽則  
未聞高陽有黃髮之叟也若以充性爲賢則未聞鼎食  
有百年之賓也且再生嬰疾顏子短折穰歲多病饑年



少疾故狄食米而生癩瘡得穀而血浮馬秣粟而足重  
雁食粒而身留從此言之鳥獸不足報功於五穀生民  
不足受德於田疇也而人竭力以營之殺身以爭之養  
親獻尊則闕菊苾梁聘享嘉會則肴饌旨酒而不知皆  
淖溺筋腋易糜速腐初雖甘香入身臭腐竭辱精神染  
汙六府鬱穢氣蒸自生災蠹饕淫所階百疾所附味之  
者口爽服之者短祚豈若流泉甘醴瓊蕊玉英金丹石  
菌紫芝黃精皆衆靈含英獨發奇生貞香難歇和氣充

盈澡雪五臟疏徹開明吮之者體輕又練骸易氣染骨  
柔筋滌垢澤穢志凌青雲若此以往何五穀之養哉且  
螟蛉有子果羸負之性之變也橘渡江爲枳易土而變  
形之異也納所食之氣還質易性豈不能哉故赤斧以  
練丹頰髮涓子以朮精久延偃佺以松實方目赤松以  
水玉乘煙務光以蒲韭長耳邛疏以石髓駐年方回以  
雲母變化昌容以蓬萊易顏若此之類不可詳載也孰  
云五穀爲最而上藥無益哉又青千歲以來目未之見

謂無其人即問談者見千歲人何以別之欲校之以形則與人不異欲驗之以年則朝菌無以知晦朔蟪蛄無以識靈龜然則千歲雖在市朝固非小年之所辨矣彭祖七百安期千年則狹見者謂書籍妄記劉根霞寢不食或謂偶能忍饑仲都冬僦而體溫夏裘而身涼桓譚謂偶耐寒暑李少君識桓公玉椀則阮生謂之逢占而知堯以天下禪許由而揚雄謂好大爲之凡若此類上以周孔爲關鍵畢志一誠下以嗜欲爲鞭策欲罷不能

馳驟於世教之內爭巧於榮辱之間以多同自減思不出位使奇事絕於所見妙理斷於常論以言變通達微未之聞也久愠閒居謂之無歡深恨無肴謂之自愁以酒色爲供養謂長生爲無聊然則子之所以爲歡者必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也夫俟此而後爲足謂之天理自然者皆役身以物喪志於欲原性命之情有累於所論矣夫渴者惟水之是見酌者惟酒之是求人皆知乎生於有疾也今若以從欲爲得性則渴酌者非病淫酒

者非過桀跖之徒皆得自然非本論所以明至理之意也夫至理誠微善溺於世然或可求諸身而後悟校外物以知之者人從少至長隆殺好惡有盛衰或稚年所樂壯而棄之始之所薄終而重之當其所悅謂不可奪值其所醜謂不可歡然還成易地則情變於初苟嗜欲有變安知今之所耽不爲臭腐曩之所賤不爲奇美耶假令廝養暴登卿尹則監門之類蔑而遺之由此言之凡所區區一域之情耳豈必不易哉又饑殮者於將獲

所欲則悅情注心飽滿之後釋然疏之或有厭惡然則  
榮華酒色有可疏之時蚺蛇珍於越土中國遇而惡之  
黼黻貴於華夏裸國得而棄之當其無用皆中國之蚺  
蛇裸國之黼黻也以大和為至樂則榮華不足顧也以  
恬澹為至味則酒色不足欽也苟得意有地俗之所樂  
皆糞土耳何足戀哉今談者不覩至樂之情甘減年殘  
生以從所願此則李斯背儒以殉一朝之欲主父發憤  
思調五鼎之味耳且鮑肆自玩而賤蘭茝猶海鳥對太

牢而長愁文侯聞雅樂而塞耳故以榮華爲生具謂濟  
萬世不足以喜耳此皆無主於內借外物以樂之外物  
雖豐衰亦備矣有主於中以內樂外雖無鐘鼓樂已具  
矣故得志者非軒冕也有至樂者非充屈也得失無以  
累之耳且父母有疾在困而瘳則憂喜並用矣由此言  
之不若無喜可知也然則樂豈非至樂耶故順天和以  
自然以道德爲師友玩陰陽之變化得長生之永久任  
自然以託身並天地而不朽者孰享之哉養生有五難

名利不滅此一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聲色不去此  
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慮轉發此五難也五者  
必存雖心希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華呼吸太陽不能  
不迴其操不夭其年也五者無於胸中則信順日濟玄  
德日全不祈喜而有福不求壽而自延此養生大理之  
所效也然或有行踰曾閔服膺仁義動由中和無甚大  
之累便謂人理已畢以此自臧而不盪喜怒平神氣而  
欲卻老延年者未之聞也或抗志希古不榮名位因自



高於馳騫或運智御世不嬰禍故以此自貴此於用身  
甫與鄉黨鯁齒者年同耳以言存生蓋闕如也或棄世  
不羣志氣和粹不絕穀茹芝無益於短期矣或瓊糈既  
儲六氣並御而能含光內觀凝神復樸棲心於玄冥之  
崖含氣於莫大之涘者則有老可却有年可延也凡此  
數者合而爲用不可相無猶轅軸輪轄不可一乏於輿  
也然人若偏見各備所患單豹以營內致斃張毅以趣  
外失中齊以誠濟西取敗秦以備戎狄自窮此皆不兼

之禍也積善履信世屢聞之慎言語節飲食學者識之  
過此以往莫之或知請以先覺語將來之覺者

聲無哀樂論

有秦客問於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以  
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夫治亂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  
之情表於金石安樂之象形於管絃也又仲尼聞韶識  
虞舜之德季札聽絃知衆國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  
不疑也今子獨以爲聲無哀樂其理何居若有嘉訊今

請聞其說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滯莫肯拯救故念

或作令

歷世濫於名實今蒙啓導將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萬物貴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爲五色發爲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及宮商集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極因其所用每爲之節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茲而言玉帛非禮敬之實歌  
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  
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感然而哀樂之情均  
也今用均一之情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  
然聲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  
功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  
雜而詠之聚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於苦言嗟歎未  
絕而泣涕流連矣夫哀心藏於苦心之內遇和聲而後

發和聲無象而衷心有主夫以有主之衷心因乎無象  
之和聲其所覺悟惟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  
自己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  
審國風之盛衰吟咏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  
以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慚懼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  
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為稱今  
以甲賢而心愛以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  
宜屬彼也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謂之憎人所

喜則謂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內外  
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為主則無關於哀樂  
哀樂自當以情感則無係於聲音名實俱去則盡然可  
見矣且季子在魯採詩觀禮以別風雅豈徒任聲以決  
臧否哉又仲尼聞韶歎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聲以  
知虞舜之德然後歎美耶今麤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  
矣秦客難曰八方異俗歌哭萬殊然其哀樂之情不得  
不見也夫心動於中而聲出於心雖託之於他音寄之

於餘聲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使得過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於常音借驗於曲度哉心戚者則形爲之動情悲者則聲爲之哀此自然相應不可得逃惟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聲衆爲難不能者不以聲寡爲易今不可以未遇善聽而謂之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而謂聲音無哀樂也又云賢不宜言愛愚不宜言憎然則有賢然後愛

生有愚然後憎成但不當共其名耳哀樂之作亦有由而然此爲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何得名實俱去耶又云季子採詩觀禮以別風雅仲尼歎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歟且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後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斯皆神妙獨見不待留聞積日而已綜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爲美談今子以區區之近知齊所見而爲限無乃誣前賢之識微負



夫子之妙察耶主人答曰難云雖歌哭萬殊善聽察者  
要自覺之不假智於常音不借驗於曲度鍾子之徒云  
云是也此爲心悲者雖談笑鼓舞情歡者雖拊膺咨嗟  
猶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誑察者於疑似也以爲就令聲  
音之無常猶謂當有哀樂耳又曰季子聽聲以知衆國  
之風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爲文  
王之功德與風俗之盛衰皆可象之於聲音聲之輕重  
可移於後世襄涓之巧能得之於將來若然者三皇五

帝可不絕於今日何獨數事哉若此果然也則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雜以他變操以餘聲也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於是乎躡矣若聲音無鍾子觸類其果然耶則仲尼之識微季札之善聽固亦誣矣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追爲耳欲令天下惑聲音之道不言理自盡此而惟使神妙難知恨不遇奇聽於當時慕古人而自歎所以大罔後生也夫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後借古義以

明之耳今未得之於心而多恃前言以爲談證自此以  
往恐巧厯不能紀又難云哀樂之作猶愛憎之由賢愚  
此爲聲使我哀而音使我樂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矣  
夫五色有好醜五聲有善惡此物之自然也至於愛與  
不愛人情之變統物之理惟止於此然皆無豫於內待  
物而成耳至夫哀樂自以事會先構於心但因和聲以  
自顯發故前論已明其無常今復假此談以正名號耳  
不謂哀樂發於聲音如愛憎之生於賢愚也然和聲之

感人心亦猶酒醴之發人情也酒以甘苦為主而醉者以喜怒為用其見歡戚為聲發而謂聲有哀樂不可見喜怒為酒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秦客難曰夫觀氣採色天下之通用也心變於內而色應於外較然可見故吾子不疑夫聲音氣之激者也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隆殺同見役於一身何獨於聲便當疑耶夫喜怒章於色診哀樂亦宜形於聲音聲音自當有哀樂但闇者不能識之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

聲則穎然獨見矣今矇瞽面牆而不悟離婁照秋毫於百尋以此言之則明闇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離婁之察執中庸之聽而猜鍾子之聰皆謂古人爲妄記也主人答曰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隆殺哀樂之情必形於聲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饑卞和之寃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祗千變百態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啓數彈之微則鍾子之徒各

審其情矣爾爲聽聲者不以寡衆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爲異同出一身者期於識之也設使從下則子野之徒亦當復操律鳴管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別雅鄭之淫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噓薰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使狄牙嘗之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蹶竿便出無主於哀樂猶筵酒之囊漉雖竿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含哀樂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莖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樂所

以動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傳其心  
此必為至樂不可託之於瞽史必須聖人理其絃管爾  
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人以和  
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何者  
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係於人情克諧之音成於金石  
至和之聲得於管絃也夫纖毫自有形可察故離瞽以  
明闇異功耳若以水濟水孰異之哉秦客難曰雖衆喻  
有隱足招攻難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葛盧聞牛鳴知

其三子爲犧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師必敗羊舌母  
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凡此數事皆效於上世是以咸  
見錄載推此而言則盛衰吉凶莫不存乎聲音矣今若  
復謂之誣罔則前言往記皆爲棄物無用之也以言通  
論未之或安若能明其所以顯其所由設二論俱濟願  
重聞之主人答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言是以前  
論略而未詳今復煩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耶夫魯牛  
能知犧歷之喪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經年訴怨葛盧



此爲心與人同異於獸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  
人類無道相通若謂鳴獸皆能有言葛盧受性獨曉之  
此爲稱其語而論其事猶譯傳異言耳不爲考聲音而  
知其情則非所以爲難也若謂知者爲當觸物而達無  
所不知今且先議其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當知  
其所言否乎難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願借  
子之難以立鑒識之域或當與關接識其言耶將吹律  
鳴管校其音耶觀氣採色知其心耶此爲知心自由氣

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於馬而誤言鹿察者固當由鹿以宏馬也此爲心不係於所言言或不足以證心也若當關接而知言此爲孺子學言於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於聰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舉一名以爲標識耳夫聖人窮理謂自然可尋無微不照理蔽則雖近不見故異域之言不得強通推此以往葛盧之不知牛鳴得不信乎又難云師曠吹律知

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若正識楚國來入律中耶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苟不見其原奚以識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之氣耳時至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爲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聲之和敘剛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也今以晉人之氣

吹無韻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爲盈縮耶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於風律不其然乎豈獨師曠多識博物自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託以神微若伯常騫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爲神心獨悟闇語而當耶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故知其喪家耶若神心獨悟闇語之當非理之所得也雖曰聽啼無取驗於兒聲矣若以嘗聞之聲爲惡故知

今啼當惡此為以甲聲為度以校乙之啼也夫聲之於音猶形之於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為聲何異於籟籥納氣而鳴耶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吉凶猶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談而不能令籟籥調利猶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籥不因慧心而調然則心之與聲明為二

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於形貌揆心者不借聽於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心不亦外乎今晉母未得之於老成而專信昨日之聲以證今日之啼豈不誤中於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秦客難曰吾聞敗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其餘今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閒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奏秦聲則歎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姣弄則歡放而

欲愜心爲聲變若此其衆苟躁靜由聲則何爲限其哀  
樂而但云至和之聲無所不感託大同於聲音歸衆變  
於人情得無知彼不明此哉主人答曰難云琵琶箏笛  
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情所以使人  
常感也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變衆而節數以高聲御  
數節故更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耳鐘鼓駭心故聞鼓  
鞀之音思將帥之臣蓋以聲音有大小故動人有猛靜  
也琴瑟之體間遼而音埤變希而聲清以埤音御希變

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聽靜而心閒也夫  
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之曲多重故情一變  
妙故思專姣弄之音挹衆聲之美會五音之和其體瞻  
而用博故心侈於衆理五音會故歡放而欲愜然皆以  
單複高卑善惡爲體而人情以躁靜而容端此爲聲音  
之體盡於舒疾情之應聲亦止以躁靜耳夫曲用每殊  
而情之處變猶滋味異美而口輒識之也五味萬殊而  
大同於美曲變雖衆亦大同於和美有甘和有樂然隨



曲之情盡於和域應美之口絕於甘境安得哀樂於其  
間哉然人情不同自師所解則發其所懷若言平和哀  
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躁靜若有所發則是有主  
於內不為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靜者聲之功也哀樂者  
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躁靜之應因謂哀樂皆由聲音  
也且聲音雖有猛靜猛靜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  
發何以明之夫會賓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歡或慘  
爾而泣非進哀於彼導樂於此也其音無變於昔而歡

憾竝用斯非吹萬不同耶夫惟無主於喜怒無主於哀  
樂故歡憾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合一致之聲其所發明  
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發衆情耶由是言之聲  
音以平和爲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爲主應感而  
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於  
歡憾綴虛名於哀樂哉秦客難曰論云猛靜之音各有  
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是以酒酣奏琴而歡憾並用  
此言偏并之情先積於內故懷歡者值哀音而發內憾

者遇樂聲而感也夫音聲自當有一定之哀樂但聲化  
遲緩不可倉卒不能對易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  
樂同時而應耳雖二情俱見則何損於聲音有定理耶  
主人答曰難云哀樂自有定聲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  
故懷憾者遇樂聲而哀耳即如所言聲有定分假使鹿  
鳴重奏是樂聲也而令憾者遇之雖聲化遲緩但當不  
能使變令歡耳何得更以哀耶猶一燭之火雖未能溫  
一室不宜復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樂非增哀之

具也理絃高堂而歡憾竝用者真主和之發滯導情故  
令外物所感得自盡耳難云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  
哀樂同時而應耳夫言哀者或見几杖而泣或覩輿服  
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以會之  
皆自有由不爲觸地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見几杖  
以致感聽和聲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也  
秦客難曰論云酒酣奏琴而歡憾並用欲通此言故答  
以偏情感物而發耳今且隱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

心不歡則慼不慼則歡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慼之傷笑是歡之用蓋聞齊楚之曲者惟覩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見笑噓之貌此必齊楚之曲以哀爲體故其所感皆應其度量豈徒以多重而少變則致情一而思專耶若誠能致泣則聲音之有哀樂斷可知矣主人答曰雖人情感於哀樂哀樂各有多少又哀樂之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壞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懽顏悅至樂心愉樂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親安豫則恬若自然所自

得也及在危急僅然後濟則扑不及僂由此言之僂之不若向之自得豈不然哉至夫笑噓雖出於懽情然自然應聲之具也此為樂之應聲以自得為主哀之應感以垂涕為故垂涕則形動而可覺自得則神合而無憂是以觀其異而不識其同別其外而未察其內耳然笑噓之不顯於聲音豈獨齊楚之曲耶今不求樂於自得之域而以無笑噓謂齊楚體哀豈不知哀而不識樂乎秦客問曰仲尼有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即如所論凡

百哀樂皆不在聲即移風易俗果以何物耶又古人慎靡靡之風抑惱耳之聲故曰放鄭聲遠佞人然則鄭衛之音擊鳴球以協神人敢問雅鄭之體隆弊所極風俗移易奚由而濟幸重聞之以悟所疑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爲之治君靜於上臣順於下玄化潛通天人交泰枯槁之類浸育靈液六合之內沐浴鴻流蕩滌塵垢羣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

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於內和氣見於外故歌以敘  
志儻以宣情然後文之以采章昭之以風雅播之以八  
音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性情致而明  
之使心與理相順和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  
凱樂之情見於金石含弘光大顯於音聲也若以往則  
萬國同風芳榮齊茂馥如秋蘭不期而信不謀而誠穆  
然相愛猶舒錦綵而粲炳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於茲  
太平之業莫顯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之爲



體以心為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人  
之所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聲和  
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  
其所遁知欲之不可絕故因其所自為可奉之禮制可  
導之樂口不盡味樂不極音揆終始之宜度賢愚之中  
為之檢則使遠近同風用而不竭亦所以結忠信著不  
遷也故鄉校庠塾亦隨之變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毛與  
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

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猶賓主升降然後酌酢行焉  
於是言語之節聲音之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  
須共爲一體君臣用之於朝庶士用之於家少而習之  
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以敬持之以  
久而不變然後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  
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  
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此又先王用樂  
之意也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

志耽槃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絕其太和不窮其變捐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羹不和不極勺藥之味也若流俗淺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歡也若上失其道國喪其紀男女奔隨媮荒無度則風以此變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則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以誅之託於和聲配而長之誠動於言心感於和風俗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聲無甚於淫邪也淫之與正同乎心雅鄭

之體亦足以觀矣

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夫神祇遐遠吉凶難明雖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而易以惑道故夫子寢答於來問終慎神怪而不言是以古人顯仁於物藏用於身知其不可衆所共非故隱之彼非所明也吾無意於庶幾而足下師心陋見斷然不疑繫決如此足以獨斷思省來論旨多不通謹因來言以生此難方推金木未知所在莫有食治世無自理之道法

無獨善之術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樂政刑經常外事  
猶有所疏況乎幽微者耶縱欲辨明神微祛惑起滯立  
端以明所由闕斷以檢其要乃爲闕微若但撮提羣愚

闕

蠶種忿而棄之因謂無陰陽吉凶之理得無似噎

而怨粒稼溺而責舟楫者耶論曰百年之官不能令殤  
子壽孤逆魁罔不能令彭祖夭又曰許負之相條侯英  
布之黥而後王皆性命也應曰此爲命有所定壽有所  
在禍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英布畏痛卒懼刀鋸

亞夫忌餒終有餓患萬物萬事凡所遭遇無非相命也  
然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  
疑也即如所論雖慎若曾顏不得免禍惡若桀跖故當  
昌熾吉凶素定不可推移則古人何言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必積善而後福應信著而後  
祐來猶罪之招罰功之致賞也苟先積而後受報事理  
所得不爲闇自遇之也若皆謂之是相此爲決相命於  
行事定吉凶於知力恐非本論之意此又吾之所疑也

又云多食不消必須黃丸苟命自當生多食何畏而服  
良藥若謂服藥是相之所一宅豈非是一耶若謂雖命  
猶當須藥自濟何知相不須宅以自輔乎若謂藥可論  
而宅不可說恐天下或有說之者矣既曰壽夭不可求  
甚於貴賤而復曰善求壽強者必先知災疾之所自來  
然後可防也然則壽夭果可求耶不可求也既曰彭祖  
七百殤子之夭皆性命自然而復曰不知防疾致壽去  
夭求實於虛故性命不遂此為壽天之來生於用身性

命之遂得於善求然則天短者何得不謂之愚壽延者何得不謂之智苟壽天成於愚智則自然之命不可求之論奚所措之凡此數者亦雅論之矛盾矣論曰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養生之正度求之於懷抱之內而得之矣又曰善養生者和爲盡矣誠哉斯言匪謂不然但謂全生不盡此耳夫危邦不入所以避亂政之害重門擊柝所以避狂暴之灾居必爽塏所以遠風毒之患凡事之在外能爲害者此未足以盡



其數也安在守一和而可以爲盡乎夫專靜寡欲莫若單豹行年七十而有童孺之色可謂柔和之用矣而一旦爲虎所食豈非恃內而忽外耶若謂豹相正當給虎雖智不免則寡欲何益而云養生可得若單豹以未盡善而致災則輔生之道不止於一和苟和未足保生則外物之爲患者吾未知其所齊矣論曰師占成居則有驗使造新則無徵請問占成居而有驗者爲但占牆屋耶占居者之吉凶也若占居者而知盛衰此自占人非

占成居也占成居而知吉凶此爲宅自有善惡而居者從之則當吉之人受災於凶宅妖逆無道獲福於吉居爾爲吉凶之致惟宅而已更令由人也新便無徵耶若吉凶故當由人則雖成居何得而云有驗耶若此果可占耶不可占耶果有宅耶其無宅也論曰宅猶卜筮可以知吉凶而不能爲吉凶也應曰此相似而不同卜者吉凶無豫待物而應將來之地也相宅不問居者之賢愚惟觀已然有傳者已成之形也猶觀龍顏而知當貴

見縱理而知餓死然各有由不爲閻中也今見其同於  
得吉凶因謂相宅與卜不異此猶見琴而謂之筮篋非  
但不知琴也縱如論宅與卜同但能知而不能爲則吉  
凶已成雖知何益卜與不卜了無所在而古人將有爲  
必曰問之龜筮吉以定所由差此豈徒也哉此復吾之  
所疑也武王營周則云考卜惟王宅是鎬京周公遷邑  
乃卜澗瀍終惟洛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居之古人修  
之於昔如彼足下非之於今如此不知誰定可從論曰

為三公宅而愚民必不為三公可知也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應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但謂君子既有賢才又卜其居復順積德乃享元吉猶夫良農既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倉之報耳今見愚民不能得福於吉居便謂宅無善惡何異覩種田之無十千而謂田無壞墾耶良田雖美而稼不獨茂卜宅雖吉而功不獨成相須之理誠然則宅之吉凶未可惑也今信徵祥則棄人理之所宜守卜相則絕

陰陽之吉凶持知力則忘天道之所存此何異識時雨  
之生物因垂拱而望嘉穀乎是故疑怪之論生偏是之  
議興所託不一烏能相通若夫兼而善之者得無半非  
冢宅耶論曰時日譴崇古盛王無之季王之所好聽此  
言善矣顧其不盡然湯禱桑林周公秉圭不知是譴崇  
非也吉日惟戊既伯既禱不知是時日非也此皆足下  
家事先師所立而一朝背之必若湯周末為盛王幸更  
詳之又當知二賢何如足下耶論曰賊方至以疾走為

務食不消以黃丸爲先子徒知此爲賢於安須更與求  
乞胡而不知制賊病於無形事功幽而無跌也夫救火  
以水雖自多於抱薪而不知曲突之先物矣况乎天下  
微事言所不能及數所不能分是以古人存而不論神  
而明之遂知來物故能獨觀於萬化之前收功於大順  
之後百姓謂之自然而不知所以然若此豈常理之所  
逮耶今形象著明有數者猶尚滯之天地廣遠品物多  
方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也今執辟穀之術謂養

生已備至理已盡馳心極觀齊此而還意所不及皆謂  
無之欲據所見以定古人之所難言得無似螻蛄之議  
冰耶欲以所識而決古人之所棄得無似戎人問布於  
中國覩麻種而不事耶吾怯於專斷進不敢定禍福於  
卜相退不敢謂家無吉凶也

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夫先王垂訓開端中人言之所樹賢愚不違事之所由  
古今不忒所以致教也若玄機神妙不言之化自非至

精孰能與之故善求者觀物於微觸類而長不以己爲度也按如所論甚有則愚甚無則誕今使小有便得不愚耶了無乃得離之也若小有則不愚吾未知小有其限所止也若了無乃得離之則甚無者無爲謂之誕也又曰私神立則公神廢然則惡夫私之害公邪之傷正不爲無神也向墨子立公神之情狀不甚有之說使董生託正忌之塗執不甚無之言二賢雅趣可得合而一兩無不失耶今之所辨欲求實有實無以明自然不詭



持論有工拙議教有精粗也尋雅論之指謂河洛不誠

借助鬼神故爲之宗廟以神其本不答子貢以求其然

則足下得不爲託心無鬼闕齊契於董生耶而復顯古

人之言懼無鬼之弊貌與情乖立從公廢私之論欲彌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董墨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

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非所望於覈論也故吾謂古人

合德天地動應自然經世所立莫不有徵豈匿設宗廟

以期後嗣空借鬼神以調將來耶足下將謂吾與墨不

殊令不辭同有鬼但不偏守一區明所當然使人鬼同謀幽明並濟亦所以求衷所以爲異耳論曰鈞疾而禱不同故於臣弟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所謂禮爲情貌者也難曰若於臣子則宜修情貌未聞舜禹有請君父也若於身則否未聞武王闕禱之命也湯禱桑林復爲君父耶推此而言宜以禱爲益則湯周用之禱無所行則孔子不請此其殊塗同歸隨時之義也又曰時日先王所以誠不怠而勸從事足下前論云時日

非盛王所有故吾問惟戊之事今不答惟戊果是非而  
曰所誠勸此復兩許之言也縱令惟戊盡於誠勸尋論  
按名當言有日耶無日耶又曰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  
事理按此言以惡夫妖逆故去之未爲盛王了無日也  
夫時日用於盛世而來代襲以妖惑猶先王制雅樂而  
季世繼以淫哇也今憤妖忌因欲去日何異惡鄭衛而  
滅韶武耶不思其本見其所弊輒疾而欲除得不爲遇  
噎溺而遷怒耶足下既已善卜矣乾坤有六子支幹有

剛柔統以陰陽錯以五行故吉凶可得而時日是其所  
由故古人順之焉有善其流而惡其源者吾未知其可  
也至於河洛宗廟則謂匿而不信類禡祈禱則謂偽而  
無實時日剛柔則謂假以爲勸此聖人專造虛詐以欺  
天下匹夫之諒且猶耻之今議古人得無不可乃爾也  
凡此數事猶陷於誣妄冢宅之見伐不亦宜乎前論曰  
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一欄之羊賓至而  
有死者性命之自然也今論曰隆準龍顏公侯之相不

可假求此為相命自有一定相所當成人不能壞相所當敗智不能救陷常生於衆險雖可懼而無患抑當貴於廝養雖辱賤而必貴薄姬之困而後昌皆不可為不可求而闇自遇之全相之論必當若此乃一途得通本論不滯耳吾適以信順為難則便曰信順者成命之理必若所言命以信順成亦以不信順敗矣若命之成敗取足於信順故是吾前難壽天成於愚智耳安得有性命自然也若信順果成相命請問亞夫由幾惡而得餓

英布修何德以致王生羊積幾善以獲存死者負何罪以逢災耶既持相命復惜信順欲飾二論使得並通恐似矛盾無俱立之勢非辯言所能兩濟也論曰論相命當辨有無無疑衆寡苟一人有命則長平皆一矣又曰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吾謂知命者當無所不順乃畏巖牆知命有在立之何懼若巖牆果能爲害不擇命之長短則知與不知立之有禍避之無患也則何知白起非長平之巖牆而云千萬皆命無疑衆寡耶若謂長平

雖同於巖牆故是相命宜值之則命所當至期於必然不立之誠何所施耶若此果有相也此復吾之所疑也又曰長平不得係於命將係宅耶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本疑前論無非相命故借長平之異同以難相命之必然廣求異端以明事理豈必吉宅以質之耶又前論已明吉宅之不獨行今空抑此言欲以誰難又曰長平之卒宅何同凶苟大同足嫌足下愚於吾也適至守相便言千萬皆一校以至理負情之對於是乎見既虛立

吉宅闕而無獲欲救相命而情以難顯故云如此可謂  
善戰矣論曰卜之盡蓋理所以成相命者也此復吾所  
疑矣前論以相命為主而尋益以信順此一離婁也今  
復以下成之成命之具三而猶不知相命竟須幾箇爲  
足也若惟信順於理尚少何以謂成命之理耶若是相  
濟則卜何所補於卜復曰成命耶請問卜之成命使單  
豹行卜知將有虎災則隱居深宮嚴備自衛若虎猶及  
之爲卜無所益也何云成相耶若謂豹卜而得脫本無



厄虎相也卜爲妄語矣若謂凡有命皆當由卜乃成則世有終身不卜者皆失相天命耶若謂卜亦相也然則卜是相中一物也安得云以成相耶若此不知卜筮故當與相命通相成爲不當各自行也論曰無故而居可占猶龍顏可相也設爲吉宅而後居以幸福報無異假顏準而望公侯也然則人實徵宅非宅制人也按如所言無故而居可占者必謂當吉人之瞑目而前推遇任命以閭營宅自然遇吉也然則豈獨吉人凡有命者皆

可以閤動而自得正是前論命自然不可增減者也驟以可爲之信順卜筮成不可增減之命矣奚獨禁可爲之宅不盡相命惟有閤作乃是真宅耶若瞑目可以得相開目亦無所加也智者愈當職之周公營居何故躊躇於澗瀍問龜筮而食洛耶若龜筮果有助於爲宅則知閤作可有不盡善之理矣苟閤作有不盡則不閤豈非求之術耶若必謂龜筮不能盡相於閤往想亦不失相於考卜也則卜與不卜爲與不爲皆期於自得自得

苟全則善占者所遇當識何得無故則能知有故則不知也然貞宅之異假顏貴夫無故識之貞宅之與設爲其形不同以功成俱是吉宅也但無故爲貞宅授吉於閻遇設爲減福於用知爾然則吉凶之形果自有理可爲故而得故前論有占成之驗也然則占成之形何以言之必遂遠近得宜堂廉有制坦然殊觀可得而別利人以福故謂之吉害人以禍故謂之凶但公侯之相閻與吉會爾然則宅與性命雖各一物猶農夫良田合

而成功也設公侯遷後方樂其吉而往居之吉宅豈選能而後納擇善而後福哉苟宅無情於擇賢不惜吉於設爲則屋不辭人田不讓耕其所以爲吉凶厚薄何得不均前吉者不求而遇後聞吉而往同於居吉宅而有求與不求矣何言誕而不可爲也由是言之非從人而徵宅亦成人明矣若挾顏狀則英布黥相不減其貴隆準見劓不減公侯之標是知顏準是公侯之標識非所以爲公侯質也故標識者非公侯質也吉名宅宇與吉

者宅實也無吉徵而自宅以徵假見難可也若以非質之標識難有徵之吉宅此吾所不敢許也子陽無質而鏤其掌即知當字長耳巨君篡宅而運其魁即偏恃之禍非所以為難也至公侯之命稟之自然不可陶易宅是外物方圓由人有可為之理猶西施之潔不可為而西施之服可為也黼黻芳華所以助闕吉宅闕家所以成相故世無人方而有卜宅是以知人宅不可相喻也安得以不可作之人絕可作之宅耶至刑德皆同此一

家非本論占成居而得吉凶者也且先了此乃議其餘  
論曰獵夫從林所遇或禽或虎虎凶禽吉卜者筮而知  
之非能為安知所言地之善惡猶禽吉虎凶獵夫先筮  
故擇而從禽如擇居故避凶而從吉吉地雖不可為而  
可擇處猶禽虎雖不可變而可擇從苟卜筮所以成相  
虎可卜而地可擇何為半信而半不信耶又云地之吉  
凶有若禽虎不得宮姓則無害商則為災也案此為怪  
所不解而以為難似未察宮商之理也雖此理之吉而

或長於養宮短於毓商猶良田雖美而稼有所宜何以言之人姓有五音五行有相生故同姓不昏惡不殖也人誠有之地亦宜然故古人仰準陰陽俯協剛柔中識性理使三才相善同會於大通所以窮理而盡物宜也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然之分也音不和則比絃不動聲同則雖遠相應此事雖著而猶莫或識苟有五音各有宜土氣有相生則人宅猶禽虎之類豈可見宮商之不同而謂之地無吉凶也論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

子而不言誰與能之難曰足下前論以云有能占成居者此即能說之矣故吾曰天下當有能者今不求之於前論而復責吾難之於能言亦當知冢宅有吉凶也又曰藥之已病爲一也實而宅之吉凶爲一也誣既曰成居可占而復曰誣耶藥之已病其驗又見故君子信之宅之吉凶其報賒遙故君子疑之今若以交賒爲虛則恐所以求物之地鮮矣吾見溝澮不疑江海之大觀丘陵則知有泰山之高也若守藥則棄宅見交則非賒是



海人所以終身無山山客曰無大魚也論曰智之所知

未若所不知不可妄論也難曰智所不知相必亦未知

也今暗許便多於所知者何耶必生於本謂之無而彊

以驗有也彊有之驗將不盈於數矣而并所成驗者謂

之多於所知耳苟知然果有未還之理不因見求隱尋

論究緒由

闕

而得卯未夫尋端之理猶獵師以得禽

也縱使尋迹時有無獲然得禽曷嘗不由之哉今吉凶

不先定則謂不可求何異

闕

獸不期則不敢訊舉氣

闕

足坐守無根也由此而言探蹟索隱何謂為妄

難自然好學論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洪荒之世大朴未虧君無文於上民無競於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饑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為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區別羣物使有類族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其名分以檢

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騫而不覺是以貪生之禽食園池之梁菽求安之士乃詭志以從俗操筆執觚足容蘇息積學明經以代稼穡是以困而後學學以致榮計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謂之自然耳推其原也六經以抑引爲主人性以從欲爲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故仁義務於理僞非養真之要術廉讓

生於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則鳥不毀以求  
馴獸不羣而求畜則人之真性無爲正當自然耽此禮  
學矣論又云嘉肴珍膳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於口也  
處在閤室覩烝燭之光不教而悅得於心況以長夜之  
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雖事以未來情以本  
應則無損於自然好學難曰夫口之於甘苦身之於痛  
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  
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

之好學則恐似是而非之議學如一粟之論於是乎在也今子立六經以爲準仰仁義以爲主以規矩爲軒冕以講論爲哺乳由其塗則通乖其路則滯遊心極視不覩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惟學爲貴執書摘句俛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爲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爲太陽不學爲長夜耳今若以講堂爲丙舍以誦諷爲鬼語以六經爲蕪穢以仁義爲臭腐覩文籍則目眇修揖讓則變偃龔章服則轉筋譚禮典則齒齟於是兼而

棄之與萬物爲更始則吾子雖好學不倦猶將闕焉則  
向之不學未必爲長夜六經未必爲太陽也俗語曰乞  
兒不辱馬醫若遇上有無文之始可不學而獲安不勤  
而得志則何求於六經何欲於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  
之學者豈不先計而後學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  
也子之云云恐故得菖蒲菹耳

明膽論

有吕子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爲人有膽可無明有

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爲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惟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畢備降此以往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物膽以決斷專明無膽則雖見不斷專膽無明則違理失機故子家軟弱陷於弑君左師不斷見逼華臣皆智及之而決不行也此理坦然

非無疑滯故略舉一隅想不重疑

呂子曰敬覽來論可謂海亦不加者矣折理貴約而盡情何尚浮穢而迂誕哉今子之論乃引渾元以爲喻何遼遼而坦謾也故直答以人事之切要焉漢之賈生陳切直之策奮危言之至行之無疑明所察也忌鵬作賦暗所惑也一人之膽豈有盈縮乎蓋見與不見故行之有果否也子家左師皆愚惑淺弊明不徹達故惑於曖昧終丁禍害豈明見照察而膽不斷乎故霍光懷沈勇



之氣履上將之任戰乎王賀之事延年文生夙無武稱  
陳義奮辭膽氣凌雲斯其驗歟及於期授首陵母伏劍  
明果之疇若此萬端欲詳而載之不可勝言也況有觀  
夷塗而無敢投足階雲路而疑於迄泰清者乎若思弊  
之倫爲能自託幽昧之中棄身陷阱之間如盜跖竄身  
於虎吻穿窬先首於溝瀆而暴虎馮河果敢之類則能  
有之是以余謂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易了之理不在多  
喻故不遠引繁言若未反三隅猶復有疑思承後誨得

一騁辭

夫論理性情折引異同固尋所受之終始推氣分之所由順端極末乃不悖耳今子欲棄置渾元捃摭所見此爲好理綱目而惡持綱領也本論二氣不同明不生膽欲極論之當令一人播無刺諷之膽而有見事之明故當有不果之害非中人血氣無之而復資之以明二氣存一體則明能運膽賈誼是也賈誼明膽自足相經故能濟事誰言殊無膽獨任明以行事者乎子獨自作此

言以合其論也忌鵬闇惑明所不周何害於膽乎明既以見物膽能行之耳明所不見膽當何斷進退相扶可謂盈縮就如此言賈生陳策明所見也忌鵬作賦闇所惑也爾爲明徹於前而闇惑於後有盈縮也苟明有進退膽亦何爲不可偏乎子然霍光有沈勇而戰於廢王有所撓也而子言一人膽豈有盈縮此則是也賈生闇鵬明有所塞也光懼廢立勇有所撓也夫惟至能無所虧耳苟自非若此誰無弊損乎但當總有無之大略而

致論之耳夫物以實見為主延年奮發勇義凌雲此則  
膽也而云夙無武稱此為信宿稱而疑成事也延年處  
議明所見也壯氣騰厲勇之決也此足以觀矣子又曰  
言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案子之言此則有專膽之人亦  
為膽特自一氣矣五才存體各有所生明以陽曜膽以  
陰凝豈可為有陽而生陰可無陽耶雖相須以合德要  
自異氣也凡餘雜說於期陵母暴虎云云萬言致一欲  
以何明耶幸更詳思不為辭費而已矣

# 管蔡論

或問曰案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討誅以凶逆  
頑惡顯著流名千里且明父聖兄曾不鑒凶愚於幼稚  
覺無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亂殷之弊民顯榮爵於藩國  
使惡積罪成終遇禍害於理不通心無所安願聞其說  
答曰善哉子之問也昔文武之用管蔡以實周公之誅  
管蔡以權權事顯實事沈一作故令時人全謂管蔡為  
頑凶方為吾子論之夫管蔡皆服教殉義忠誠自然是

以文王列而顯之發旦二聖舉而任之非以情親而相私也乃所以崇德禮賢濟殷弊民綏輔武庚以興頑俗功業有績故曠世不廢名冠當時列為藩臣逮至武卒嗣誦幼冲周公踐政率朝諸侯思光前載以隆王業而管蔡服教不達聖權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衆欲除國患翼存天子甘心毀旦斯乃愚誠憤發所以徼福也成王大悟周公顯復一化齊俗義以斷恩雖內信如心外體不立稱兵叛亂所惑

者廣是以隱忍授刑流涕行誅示以賞罰不避親戚榮  
爵所顯必鍾盛德戮撻所施必加有罪斯乃為教之正  
今之朝議管蔡雖懷忠抱誠要為罪誅罪誅已顯不得  
復理內必幽伏罪惡遂章幽章之路大殊故令奕世未  
蒙發起然論者誠名信行便以管蔡為惡不知管蔡之  
惡乃所以令三聖為不明也若三聖未為不明則聖不  
佑惡而任頑凶不容於時世則管蔡無取私於父兄而  
見任必以忠良則二叔故為淑善矣今若本三聖之用

明思顯授之實理推忠賢之闇權論爲國之大紀則二叔之良乃顯三聖之用也以流言之故有緣周公之誅是矣且周公居攝邵公不悅推此言則管蔡懷疑未爲不賢而忠賢可不達權三聖未爲用惡而周公不得不誅若此三聖所用信良周公之誅得宜管蔡之心見理爾乃大義得通外內兼敘無相伐負者則時論亦得釋然而大解也

贊



原憲贊

原憲味道財寡義豐栖遲華門安賤固窮絃歌自樂體  
逸心沖進應子貢邈有清風

襄城童贊

水經注云黃帝嘗遇牧童於  
襄城之野故嵇叔夜贊曰

奇矣難測襄城小童倦遊六合來憩茲邦

司馬相如贊

長卿慢世越禮自放擯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官蔑  
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許由贊

許由養神宅于箕阿德貞體全擇日登遐

井丹贊

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非類顯譏輦車左  
右失氣披褐長揖義陵羣萃

琴贊

惟彼雅器載璞靈山體其德真清和自然澡以春雪澹  
若洞泉溫乎其仁玉潤外鮮

箴

太師箴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厥初冥昧不  
慮不營欲以物開患以事成犯機觸害智不救生宗長  
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自然必託賢明茫茫在昔罔或  
不寧赫胥既往紹以皇義默靜無文太朴未虧萬物熙  
熙不天不離爰及唐虞猶篤其緒體資易簡應天順矩  
絺褐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予疇咨熙載終

禪舜禹夫統之者勞仰之者逸至人重身棄而不恤故  
子州稱疲石戶乘桴許由鞠躬辭長九州先王仁愛愍  
世憂時哀萬物之將頽然後莅之下逮德衰大道沈淪  
智惠日用漸私其親懼物乖離闕 擘仁利巧愈競繁

禮屢陳刑教爭施天性喪真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  
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  
生心竭智謀國不吝灰沈賞罰雖存莫勸莫禁若乃驕  
盈肆志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蒙丘山刑本懲暴今以

脅賢昔為天下今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弘  
多國乃隕顛故殷辛不道首綴素旗周朝敗度虜人是  
謀楚靈極暴乾谿潰叛晉厲殘虐藥書作難主父棄禮  
馘胎不宰秦皇荼毒禍流四海是以亡國繼踵今古相  
承醜彼推滅而襲其亡徵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刃振  
鋒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  
彊肆于驕淫棄彼佞倖納此逆顏諛言順耳染德生患  
悠悠庶類我控我告唯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造好民

實胥效治亂之原豈無昌教穆穆天子思問其僣虛心  
導人允求讜言師臣司訓敢告在前

誠

家誠

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準行自當量其善者  
必擬議而後動若志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恥  
躬不違期於必濟若心疲體懈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內  
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

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  
或有不成一簣而敗之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  
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  
故雖繁華熠燿無結秀之勲終年之勤無一旦之功斯  
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齊之全潔展季  
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  
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可耳所居長吏但宜敬  
之而已矣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往往當有時其衆人又

不當宿留所以然者長吏喜問外事或時發舉則怨或  
者爲人所說無以自免也若行寡言慎備自守則怨責  
之路解矣其立身當清遠若有煩辱欲人之盡命託人  
之請求當謙辭闕謝其素不預此輩事當相亮耳若有  
怨急心所不忍可外違拒密爲濟之所以然者上遠宜  
適之幾中絕常人淫輩之求下全束脩無玷之稱此又  
秉志之一隅也凡行事先自審其可不差於宜宜行此  
事而人欲易之當說宜易之理若使彼語殊佳者勿羞



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來守人雖復云云當堅執所守此又秉志之一隅也不須行小小束脩之意氣若見窮乏而有可以賑濟者便見義而作若人從我欲有所求先自思省若有所損廢多於今日所濟之義少則當權其輕重而拒之雖復守辱不已猶當絕之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無我有故來求我此為與之多也自不如此而為輕竭不忍面言彊副小情未為有志也夫言語君子之機機動物應則是非之形著矣故不

可不慎若於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則當懼有不了之失且權忍之後視向不言此事無他不可則向言或有不可然則能不言全得其可矣且俗人傳吉遲傳凶疾又好議人之過闕此常人之議也坐言所言自非高議但是動靜消息小小異同但當高視不足和答也非義不言詳靜敬道豈非寡悔之謂人有相與變爭未知得失所在慎勿預也且默以觀之其非行自可見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就有人問

者猶當辭以不解近論議亦然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  
形勢似欲轉盛便當亟舍去之此將鬪之兆也坐視必  
見曲直黨不能不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  
自謂爲直則謂曲我者有私於彼便怨惡之情生矣或  
便獲悖辱之言正坐視之大見是非而爭不了則仁而  
無武於義無可當遠之也然大都爭訟者小人耳正復  
有是非共濟汗漫難勝可足稱哉就不得遠取醉爲佳  
若意中偶有所諱而彼必欲知者若守大不已或劫以

鄙情不可憚此小輩而爲所撓引以盡其言今正堅語  
不知不識方爲有志耳自非知舊鄰比庶幾已下欲請  
呼者當辭以他故勿往也外榮華則少欲自非至急終  
無求欲上美也不須作小小卑恭當大謙裕不須作小  
小廉恥當全大讓若臨朝讓官臨義讓生若孔文舉求  
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節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強知人  
知彼知我知之則有忌於我今知而不言則便是不知  
矣若見竊語私議便舍起勿使忌人也或時逼迫強與

我共說若其言邪險則當正色以道義正之何者君子不容僞薄之言故也一旦事敗便言某甲昔知吾事以宜備之深也凡人私語無所不有宜預以爲意見之而走者何哉或偶知其私事與同則可不同則彼恐事泄思害人以滅迹也非意所欽者而來戲調蚩笑人之闕者但莫應從小共轉至於不共而勿大冰矜趨以不言答之勢不得久行自止也自非所監臨相與無他宜適有壺榼之意東脩之好此人道所通不須逆也過此以

往自非通穆匹帛之饋車服之贈當深絕之何者常人皆薄義而重利今以自竭者必有為而作鬻貨徼歡施而求報其俗人之所甘願而君子之所大惡也

闕

又憤不須離樓強勸人酒不飲自己若人來勸己輒當為持之勿謂勿逆也見醉薰薰便止慎不當至困醉不能自裁也

### 樂府

詩品云頗似魏文過為峻切許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論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詩

譜云人品胸次高自然流出藝苑  
危言云詩少涉矜持更不如嗣宗

### 秋胡行七首

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古人所  
懼豐屋蔀家人害其上獸惡網羅惟有貧賤可以無他  
歌以言之富貴憂患多

### 其二

貧賤易居貴盛難為工貧賤易居貴盛難為工恥佞直  
言與禍相逢變故萬端俾吉作凶思牽黃犬其計莫從

歌以言之貴盛難為工

其計莫從樂府  
作其莫之從

其三

勞謙寡悔忠信可久安  
勞謙寡悔忠信可久安  
天道害  
盈好勝者殘彊  
梁致災多事  
招禍患  
欲得安樂  
獨有無

愆歌以言之忠信可久安

害一作惡一無  
事字愆集作憊

其四

役神者弊極欲疾枯  
役神者弊極欲疾枯  
顏回短折不  
及童烏縱體淫恣  
莫不蚤徂酒色  
何物今自不辜  
歌以



言之酒色令人枯

其五

絕智弃學遊心於玄默絕智弃學遊心於玄默遇過而  
悔當不自得垂釣一壑所樂一國被髮行歌和者四塞  
歌以言之遊心於玄默

其六

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凌厲五  
岳忽行萬億授我神藥自生羽翼呼吸太和鍊形易色

歌以言之思行遊八極

其七

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上蔭華  
蓋下來若英受道王母遂升紫庭逍遙天衢千載長生  
歌以言之徘徊於層城

詩

幽憤詩

晉書云東平呂安服康高致康友而善  
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

引遂復收康康謹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  
詩按鍾會有憾於康時呂安兄巽姦通安妻

異爲大將軍長史遂搆誣將害安鍾會爲大將軍所善因勸大將軍誅康康又有與呂長悌絕交書甚詳其間曰阿都開悟每喜足下有此弟足下許吾不繫都以子父六人爲誓吾乃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何意足下包藏禍心密表繫都今都獲罪吾爲負之吾之負都跡足下之負吾也蓋康嘗爲安致解於其兄兄給其和密致其罪康悔因爲是書與其兄絕交遂牽連入獄幽憤之詩正志其事所以有內負宿心外惡良朋之語魏氏春秋謂呂異誣其弟安不孝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向子期思舊賦序云余少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意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終各以事

見法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軫靡識越在緜緜母兄鞠育有  
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  
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  
真曰余不敏好善闇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  
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繇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  
悟思愆怛若創痛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  
怨憎昔慙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恣良朋仰慕嚴  
鄭樂道閒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

匪降自天實繇頑疎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訛繫

此幽阻實恥訟寃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潔身

滄浪豈云能補嗶嗶鳴雁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

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傳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

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

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攬予情安樂必誠乃終

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子獨何為有志不就懲難思

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

永嘯長吟頤性養壽

寃善  
作免

雜詩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皎皎亮月麗于高隅興命公子携  
手同車龍驥翼翼揚鑣踟蹰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光燈  
吐輝華幔長舒鸞觴酌醴神鼎烹魚絃超子野歎過絲  
駒流詠太素俯讚玄虛孰克英賢與爾剖符

贈秀才入軍十九首

集云兄秀才公穆入軍  
贈詩張銑注云叔夜弟

鴛鴦于飛肅肅其羽朝遊高原夕宿蘭渚邕邕和鳴顧

眇儔侶俛仰慷慨優游容與

其二

鴛鴦于飛嘯侶命儔朝遊高原夕宿中洲交頸振翼容與清流咀嚼蘭蕙俛仰優游

其三

泳彼長川言息其滄陟彼高岡言刈其楚嗟我征邁獨行踽踽仰彼凱風涕泣如雨

其四

泳彼長川言息其止陟彼高岡言刈其杞嗟我獨征靡  
瞻靡恃仰彼凱風載坐載起

其五

穆穆惠風扇彼輕塵弈弈素波轉此遊鱗伊我之勞有  
懷佳人寤言永思實鍾所親

其六

所親安在舍我遠邁弃此蓀芷襲彼蕭艾雖曰幽深豈  
無顛沛言念君子不遐有害



其七

人生壽促天地長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壽思欲登仙以  
濟不朽攬轡踟躕仰顧我友

其八

我友馬之隔茲山岡誰謂河廣一葦可航徒恨永離逝  
彼路長瞻仰弗及徒倚彷徨

其九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風馳電逝躡

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

其十

攜我好仇載我輕車南凌長阜北厲清渠仰落驚鴻俯引淵魚盤于游田其樂只且

其十一

凌高遠眄俯仰咨嗟怨彼幽縶邈爾路遐雖有好音誰與清歌雖有姝顏誰與發華仰訊高雲俯託輕波樂流遠遁抱恨山阿

其十二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  
我素琴交交黃鳥顧儔弄音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心之  
憂矣永嘯長吟

悟集  
作寤

其十三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澆潏山  
鳥羣飛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思我良朋如渴如飢願言  
不獲愴矣其悲

其十四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臯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  
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  
逝矣誰與盡言

其十五

閒夜肅清朗月照軒微風動袿組帳高褰旨酒盈樽莫  
與交歡鳴琴在御誰與鼓彈仰慕同趣其馨若蘭佳人  
不存能不永歎

其十六

乘風高遊遠登靈丘託好松喬攜手俱遊朝發太華夕  
宿神州彈琴詠詩聊以忘憂

其十七

琴詩自樂遠遊可珍含道獨往弃智遺身寂乎無累何  
求於人長寄靈岳怡志養神

其十八

流俗難悟逐物不還至人遠鑒歸之自然萬物為一四

海同宅與彼共之子何所惜生若浮寄暫見忽終世故  
紛紜弃之八成澤雉雖飢不願園林安能服御勞形苦  
心身貴名賤榮辱何在貴得肆志縱心無悔

其十九

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晞陽振羽儀長  
鳴戲雲中時下息蘭池自謂絕塵埃終始永不虧何意  
世多艱虞人來我疑雲網塞四區高羅正參差奮迅勢  
不便六翮無所施隱姿就長纓卒為時所羈單雄翻孤

逝哀吟傷生離徘徊戀儔侶慷慨高山陂鳥盡良弓藏  
謀極身心危吉凶雖在己世路多嶮巖安得反初服抱  
玉寶六奇逍遙遊太清攜手長相隨

酒會詩七首

淡淡流水淪胥而逝汎汎柏舟載浮載滯微嘯清風鼓  
檝容裔放櫂投竿優游卒歲

其二

婉彼鴛鴦戢翼而遊俯啜綠藻託身洪流朝翔素瀨夕

棲靈洲搖蕩清波與之沈浮

其三

流詠蘭池和聲激朗操縵清商遊心大象傾昧修身惠  
音遺響鐘期不存我志誰賞

其四

斂絃散思遊釣九洲重流千仞惑餌者懸猗與莊老棲  
遲永年實惟龍化蕩志浩然

其五



肅肅苓風分生江湄却背華林俯沂丹坻含陽吐英履  
霜不衰嗟我殊觀百卉具腓心之憂矣孰識玄機

坻一作漪

其六

猗猗蘭藹殖彼中原綠葉幽茂麗蕊濃繁馥馥惠芳順  
風而宣將御椒房吐薰龍軒瞻彼秋草悵矣惟騫

其七

樂哉苑中遊周覽無窮已百卉吐芳華崇基邈高時林  
木紛交錯玄池戲魴鯉輕凡斃翔禽織綸出鱸鮓坐中

發美讚異氣同音軌臨川獻清醕微歌發皓齒素琴揮  
雅操清聲隨風起斯會豈不樂恨無東野子酒中念幽  
人守故彌終始但當體七絃寄心在知己

答二郭三首

天下悠悠者下京趨上京二郭懷不羣超然來北征樂  
道託萊廬雅志無所營良時邁其願遂結歡愛情君子  
義是親恩好篤平生寡志自生災屢使衆譽成豫子匿  
梁側聶政變其形顧此懷怛惕慮在苟自寧今當寄他

域嚴駕不得停本圖終宴婉今更不克并二子贈嘉詩  
馥如幽蘭馨戀土思所親不知氣憤盈

子一作讓

其二

昔蒙父兄祚少得離負荷因疏遂成懶寢跡北山阿但  
願養性命終已靡有他良辰不我期當年值紛華坎壈  
趣世務常恐嬰網羅義農邈已遠拊膺獨咨嗟朔戒貴  
尚容漁父好揚波雖逸亦已難非余心所嘉豈若翔區  
外餐瓊漱朝霞遺物弃鄙累逍遙遊太和結友集靈岳

彈琴登清歌有能從此者古人豈足多

其三

詳觀凌世務屯險多憂虞施報更相市大道匿不舒夷  
路值枳棘安步將焉如權智相傾奪名位不可居鸞鳳  
避罽羅遠託崑崙墟莊周悼靈龜越穆嗟王輿至人存  
諸已隱璞樂玄虛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簡書所好亮若  
茲揚氏歎交衢去去從所志致謝道不俱

穆一作稷

與阮德如

含哀還舊廬感切傷心肝良時講數子談慰臭如蘭疇  
昔恨不早既面佯舊歡不悟卒永離念隔增憂歎事故  
無一有別易會良難郢人忽已逝匠石寢不言澤雉窮  
野草靈龜樂泥蟠榮名穢人身高位多災患未若捐外  
累肆志養浩然顏氏希有虞隰子慕黃軒涓彭獨何人  
唯志在所安漸漬殉近欲一往不可攀生生在豫積勿  
以怵自寬南土旱不涼衿計宜早完君其愛德素行路  
慎風寒自力致所懷臨文情辛酸

累拾遺  
作慮

遊仙詩

遙望山上松，隆谷鬱青蔥。自遇一何高，獨立迴無雙。願  
想遊其下，蹊路絕不通。王喬弃我去，乘雲駕六龍。飄飄  
戲玄圃，黃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曠若發童蒙。採藥鍾  
山隅，服食改容蟬蛻弃穢累。結友家板桐，臨觴奏九  
韶。雅歌何邕邕，長與俗人別。誰能覩其蹤。

述志詩二首

潛龍育神軀，濯鱗戲蘭池。延頸慕大庭，寢足俟皇義。慶

雲未垂景盤桓朝陽陂悠悠非吾匹疇肯應俗宜殊類  
難徧周鄙議紛流離輶軻丁悔吝雅志不得施耕耨感  
寗越馬席激張儀逝將離羣侶杖策追洪崖焦鵬振六  
翮羅者安所羈浮遊太清中更求新相知比翼翔雲漢  
飲露餐瓊枝多念世間人夙駕咸驅馳沖靜得自然榮  
華安足爲

其二

斥鷃擅蒿林仰笑神鳳飛坎井蝻蛭宅神龜安所歸恨

自用身拙任意多永思遠實與世殊義譽非所希往事  
既已謬來者猶可追何爲人事間自令心不夷慷慨思  
古人夢想見容輝願與知己遇舒憤啓其微巖穴多隱  
逸輕舉求吾師晨登箕山巔日夕不知飢玄居養營魄

千載長自綏

飛一作姿箕  
拾遺作西

惟上古堯舜

二人功德齊均不以天下私親高尚簡樸茲順寧濟四  
海蒸民



唐虞世道治

萬國穆親無事賢愚各自得志晏然逸豫內忘佳哉爾  
時可喜

知慧用

爲法滋章寇生紛然相召不停大人玄寂無聲鎮之以  
靜自正

名與身孰親

哀哉世俗徇榮馳騫竭力喪精得失相紛憂驚自是勤

苦不寧

生生厚昭咎

金玉滿堂莫守古人安此麤醜獨以道德爲友故能延  
期不朽

名行顯患滋

位高勢重禍基美色伐性不疑厚味腊毒難治如何貪  
人不思

東方朔至清

外以貪汙內貞穢身滑稽隱名不爲世累所撓所欲不足無營

楚子文善仕

三爲令尹不喜柳下降身蒙耻不以爵祿爲己靖恭古惟二子

老萊妻賢名

不願夫子相荆相將避祿隱耕樂道間居採萍終厲高節不傾

嗟古賢原憲

弃背膏粱朱顏樂此屢空飢寒形陋體逸心寬得志一  
世無患

思親詩

奈何愁兮愁無聊恒惻惻兮心若抽愁奈何兮悲思多  
情鬱結兮不可化奄失恃兮孤犢犢內自悼兮啼失聲  
思報德兮邈已絕感鞠育兮情剝裂嗟母兄兮永潛藏  
想形容兮內摧傷感陽春兮思慈親欲一見兮路無因

望南山兮發哀歎感机杖兮涕汎瀾念疇昔兮母兄在  
心逸豫兮壽四海忽已逝兮不可追心窮約兮但有悲  
上空堂兮廓無依覩遺物兮心崩摧中夜悲兮當告誰  
獨收淚兮抱哀戚日遠邁兮思予心戀所生兮淚不禁  
慈母沒兮誰與驕顧自憐兮心忉忉訴蒼天兮天不聞  
淚如雨兮歎青雲欲弃憂兮尋復來痛殷殷兮不可裁

琴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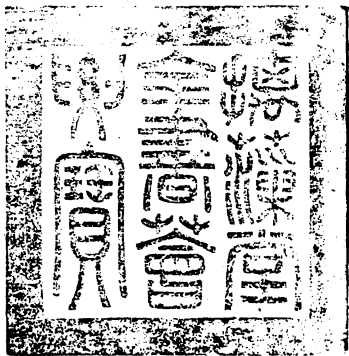
琴賦云拊絃安歌  
新聲代起歌曰

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爲好仇餐沆瀣兮帶朝霞

眇翩翩兮薄天遊  
齊萬物兮起自得  
委性命兮任去留  
激清響以赴會  
何絃歌之綢繆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 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 臣何思鈞

膳錄監生 臣陳 熙